

卖瓜

□张新文

过去农村的孩子一放暑假,就得帮大人干活儿。女孩子学着做饭,男孩子除了割草、挑井水外,有时还得把自家菜园里吃不完的瓜果、蔬菜挑到街上卖,以换取日常的零用钱。

父亲是十里八乡尽人皆知的种瓜能手,每年暮春他都会把香瓜种子用水浸泡,放在碗里盖上湿布,而后把碗放在灶台上,因为天天做饭灶台温度高,便于种子发芽。春天里,气温忽高忽低,很不稳定。温度太低的时候,父亲会把湿种子装进方便袋,再揣进怀里暖着,跟呵护婴儿似的……瓜秧在土壤里开始只是星星点点的绿,像个邻家少女,很羞涩的样子。随着夏季雨水的到来,它们便伸臂蹬腿奔跑起来,犹如一桶绿的色彩被打翻了,逼人的绿很快印染了整个瓜地。凡事必有度,物极必反,如果雨水过于勤快也不好,瓜秧疯长,会导致落花、落果。每每这时一般会全家齐上阵,掐断瓜秧的梢部,阻止其生长。可是父亲叫我们好好睡觉,他说一个人就能办的事,何苦一家人都跟着遭罪?他用镰刀砍一根可手的柳条,使劲抽打瓜的藤蔓,藤蔓的颈部和叶子落了很多,几乎能见到藤蔓下的土壤。父亲这样做,开始人们不理解,甚至有人说父亲这是蛮干。可是,到了收获的季节,事实让大家心服口服了:我家的香瓜结得多,还好吃。父亲说:“瓜就跟孩子一样,该疼爱的时候你得搂在怀里;做错了事,你得给予批评或是给他一巴掌,让他长记性,千万不能护犊子啊!”父亲对疯长的藤蔓进行近乎野蛮的抽打,使得瓜秧透风、透光,利于坐果、生长。

瓜多了,一家人是吃不完的,那年高考一结束的晚上,父亲就把瓜摘好,要我去卖瓜。那是一个刚下过雨的早晨,我赤着脚挑着瓜,箩筐里放着杆秤,心里忽而想起《人生》里高家林挎着篮子进城卖馍的那一幕。我没有家林哥的窘迫,因为他名落孙山,又没了代课教师的职位;而我还在期盼中等待分数下来。快上石子路的时候,要过一个流水湍急的黑鱼沟,我一不留神连人带瓜跌倒在沟里,漂在水面的香瓜顺流而下。一向水性好的我哪里在乎这些,很快就将它们收拾归队,一个个香瓜就像沐浴过的孩童,显得干净、可爱。过了黑鱼沟,穿上鞋子上了石子路,不足百米就是一座石拱桥,桥下流水潺潺,桥边柳树遮天蔽日,蝉贴在柳枝上拼命地鸣叫着。赶集、下集的人们都会在这里稍事歇息,放下担子。我想:在黑鱼沟也折腾了不少时间,如果走到集市就太晚了,干脆就在这柳树荫下卖瓜吧。我学着别人的做法,把瓜码放整齐,洒上溪水,很有卖相。

很快就有一个人物模样的男人来买瓜,他还问我是哪个村的,谁家的帅小伙。我都如实地回答了他的提问,他把自行车停稳,草帽当扇子,乐呵呵地说:“原来是张把式家的瓜,用袋子装好,全要了!我要让大伙尝尝张把式的瓜就是与众不同哦!下一步就要在公社推广他的种瓜经。”给了钱,我帮他把瓜放到自行车货架上,他还回头夸了我。

后来,生产队也开始种植香瓜,供应城镇居民,父亲多次被公社请去传授种瓜经验,我才知道那次买我们瓜的是公社张书记。

记忆是条河,流淌着许多过往,高考结束去卖瓜,只是记忆河流里的一朵浪花,激励着我莫让岁月付东流,经历和努力是我们年轻人最大的财富。



最大的秘密

□倪敏

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,妈妈和奶奶吵得很凶很凶。奶奶平时对我不好,但是也说不上多好。那天早上一如既往地稀松平常,我坐在沙发上啃西瓜啃到睡着。突然妈妈就把我叫进我的房间,拿出很旧的小娃娃穿的衣服,破破烂烂还脏兮兮的。毛衣都是用非常差的毛线织成,小棉袄一看就是别人穿过了的,还有一顶单帽。我当时很纳闷,问妈妈这是什么。

“这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穿的衣服。”“嗯?”我不太明白。“宝贝,其实,你……是我们收养的……本来准备……等你出嫁的时候再告诉你的……不过现在,怕真的纸包不住火了。”

原来我是一对年轻人的私生子,生父是渣男,把我生母骗上了床。男方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,生母不忍心把我流掉,就一直忍辱受骂、遭尽白眼把我生了下来,而我的生父早就逃之夭夭了。那年,我生母只有19岁。好景不长,当然其实也从来没有好景,在我两个月的时候生母产后发热过世。生父是因为受不了被村里人说三道四才把我接走的。我被放在另一户人家,关在一个房子里,没有温暖的怀抱和温柔的亲吻,只有黑屋子和板床。但也真庆幸他们之中某一个人没忘了这里还有一个小生命,我总算活了下来。那个男人从不来看我,每天焦虑的是如何摆脱我。

我的养父母因为爱情结婚,却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迟迟没有孩子。我妈妈其实很健康,但是奶奶却认定了是我妈妈有问题,执意要妈妈和爸爸离婚。真好,他们谁都没有抛弃谁,他们是我唯一相信的爱情。我奶奶甚至想出让我大姑生一个,给我爸爸妈妈养的主意,口口声声他们家不能绝后。大姑和大姑父的性格和其他方面不尽人意,我妈妈也不同意这个办法。爸爸妈妈最后决定收养一个女孩子。

大概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吧,最开始爸爸妈妈收养了一个姐姐,那个姐姐不哭也不闹,但我妈妈就是不喜欢她,养了半个月就和姐姐父母商定给别人收养了。后来终于又联系上了一户人家,说有个小姑

娘,生母过世,生父嫌弃她不要她,五个月大,还算健康,看要不要?爸爸妈妈说好,明天去看看。妈妈后来告诉我,也就是那个晚上,她做梦梦到怀里有个黑黑瘦瘦的小宝宝,像一只小老鼠一般,她觉着奇怪。第二天去乡下,她刚把我接过手,我就开始咯咯地笑,攥着她的衣服不放。由此我就进入了这个温馨的小家庭。

我小时候很乖,虽然体弱多病,而且因为长时间待在黑房子里,视力有问题,但接过手的第一天和爸妈睡觉就不哭不闹,喂奶什么也很乖,而且同时学会了喊爸爸和妈妈。

“宝贝,我再不说,你终究也会知道的……”妈妈在一旁哭得眼泪滚滚。

会以为我会像电视剧里那样哭着说:啊,这不是真的,不是真的吧?我记得那天听完这个故事,我很平静,心里没有波澜没有惊恐,像窗外天空中慢悠悠打盹儿的云和这么多年来平静祥和的日子。

“好,我知道了妈,你也别哭了。吃西瓜吗?”

我最好的朋友们知道了这个事情也和我一样,点点头拍拍我的肩,接着说说笑笑讨论明天去野炊的事情,一切平常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

当然也有人很诧异,觉得我心肠很硬或者我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事情。父母把我保护得很好,我当然不知道。关于身世我并不在乎,我知道这么多年来,是谁在倾尽全力照顾我、爱我,视我如己出;也知道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到底是谁。对于身世的事情,就像人去高档餐厅吃饭的时候忽然咬着了一颗小石子,你当然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点小惊讶,但是这顿饭很好吃,总不会因为一颗小石子,就放弃接下来丰盛的佳肴吧。

也有很多人问过我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是什么感觉,我觉得答案真的很简单,大概就是往后余生,要好好孝顺父母,我爱他们。

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宝贵,往后的路,更要好好努力。祝父母无一忧患,祝我未来可期。

那年我六岁

□魏霞

收完麦子,我和弟弟就眼巴巴地盼着去姥姥家串亲戚,特别是弟弟,一天三遍地问:“娘,不是该去姥姥家了吗?”家乡的传统:麦子收完,出嫁的闺女是要回娘家走亲戚的。

娘瞅了瞅三只正在吃食的母鸡,叹了一口气说:“快了。”

娘终于攒了半提篮鸡蛋,领着我和弟弟去姥姥家。

那是个逢六的日子,娘拉着平板车,我和弟弟坐在车上,小提篮放在我俩的两腿之间,我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搂着,弟弟一手拽着车帮,一只手也时不时地摸摸提篮。

“娘,你猜姥姥中午会给我做啥饭?”弟弟兴奋地问娘。

“你想吃啥?”娘也许是就要看到姥姥了,脸上有了难得的笑容。

走了八里路,我们来到了镇上,在最热闹的十字街路口,娘瞅了个空地放下车子,从我发酸的胳膊腿中间小心地提出提篮。

“卖鸡蛋,新鲜的鸡蛋。”娘的声音又清又脆,透露着喜悦。

娘说,去看姥姥拿一样东西不符合礼节,最好是六样或四样,最不济也得是两样,娘要卖了鸡蛋再买些什么。

太阳慢悠悠地越爬越高,我和弟弟被晒得蔫头蔫脑,娘才卖出了十几个鸡蛋。娘看看我和弟弟,果断地说:“走,不卖了。”

“不卖咋办?娘,三毛钱够买啥呢。”我替娘发愁。

“还有五里地呢,迟了,你姥姥都吃过中午饭了。那边有个卖糖糕的,我去看一看。”

我顺着娘的手势往街拐角看,那有个炸糖糕的大炉子。娘嘱咐我和弟弟在平板车旁等她,握着三毛钱向炸糖糕的大炉子走去。不一会儿,娘手里多了个用草纸裹着的包裹。

“娘,买了几个糖糕?”弟弟盯着娘手中的包裹,眼睛亮亮的。

娘的声音有些艰涩:“油涨价了,只能买两个。”

弟弟眼中的亮光一闪,灭了。

“娘,我好久没吃过糖糕了。”弟弟小声对娘说。

娘脸色一沉:“小孩子吃好东西的日子长着呢,不许打这两个糖糕的主意。”

弟弟低下头不吭声了。

到了姥姥家还是错过了中午饭。姥姥看到我们,慌忙从面缸里舀出半小瓢面条上。

“麦根,饿不饿?”姥姥问弟弟。

弟弟不吭声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的提篮。姥姥颤着三寸金莲来到桌子边,从提篮里拿出包裹,解开麻绳,抓起一个糖糕就给弟弟。

“娘,刚才在路上让他吃过了。”娘伸出胳膊拦住姥姥,说啥也不让姥姥给弟弟糖糕。

在灶房,我烧火,娘擀面条,姥姥洗了一把白萝卜干,就去了堂屋。不一会儿,我瞥见弟弟飞快地闪出了院门。

姥姥的纯白面条筋道爽滑,姥姥又用筷子蘸着香油往我们的碗内滴进了几滴,真个香呀,我吃了满满一碗,弟弟只吃了几口就说不饿了。

傍晚回到家,娘让我们换下去姥姥家穿的没补丁的衣服,弟弟捂着口袋说啥也不脱。娘拽过弟弟,掰开他的手指,裹着两层草纸的黄灿灿的糖糕,已被弟弟揉搓得稀巴烂,酱色的红糖从里面渗了出来,弟弟见状,慌忙伸出食指蘸了蘸,快速地把食指放进嘴里吮吸起来……

那年弟弟四岁,我六岁。